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杜佳冰 余冰珂 刘胤衡 裴思童

维持

在这个冬天,很多工作节奏被打乱。安徽一个发电公司员工所在的检修维护班组12个人,生病减员到只剩3人。这个活还没干完,下一个活已经在等着了。12月20日之后的一周,是人手最缺的时候。他连续上了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再加一个白班。隔壁的班组从10人减员到2人,最长连续工作了56个小时。也不好意思请假,人手少,大家都不好意思休息。

2022年12月中旬的河南省南阳市浙川县供电公司,面临着巨大压力。当时正赶上一条供电线路大修,这关系着浙川县3家医院、120余间药店的运转,以及67万人的日常生活。进入冬季,取暖用电负荷大,电路重载,故障率高。如果不严格按周期进行检修,一旦出现故障,会引起大面积停电。人员要是跟不上,就无法保证供电的可靠。浙川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张建波说。

无论如何,电是不能断的。那段时间,有些电力工人哪怕头疼乏力,也要爬到二三十米高的铁塔上去。旷野上冷风一刮,人冻得受不了。工人们每隔两个小时轮换一次。气候适宜时,爬塔只需要10分钟,现在爬下来,要花多一倍的时间。周边的餐馆关门了,工人们能吃上的热饭只有方便面。

为了防止大面积感染,供电公司做了预案,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尽可能延长每一组的值班时间。从两天休息4天,变成上6天休息12天,但没有人能真的休够12天,基本是在连着上。

张建波惦记着办公室电脑里的数据和实时监测系统,他去商店买了张一米宽的行军床,搬回办公室,锁上门。那时,他已经发烧到39摄氏度,病了一周。直到有了抗原,一测,确实是阳了。但工作不能停,他每天通过视频开早会,打电话指挥外面的供电系统运转。到了饭点,食堂人员把饭菜送到门口。那时他的妻子也感染发烧,都在各自坚持着。

与此同时,还有一场场生命的接力在上演。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一度面临缺氧,为了解决氧源问题,急诊科副护士长肖霞和同事想了许多办法,改变氧气接口的布局、使用连接管,甚至取来氧气瓶维持供氧。护士们实时盯着容量,一旦用完,立刻换新的,一晚上去气站换了8趟。

宋肖霞回忆,从12月10日开始,医院急诊科抢救室每天抢救数量都在增加,并在12月22日左右达到了峰值109次,随后有所下降。急诊如战场。有护士从早上8点进入抢救室,直到下午6点才能出来。

而在北京另一家医院,一位急诊科的护士打着寒颤在抢救病人。看病的队伍从抢救室门口转着弯排到了10米开外的药房门口。高峰时段,要排两三个小时。

这个时候,人们对速度的要求非同寻常。北京的快递小哥王平负责一个7000余人的小区,每天有上百个寄药的快件。有人只寄一小盒药,还要走特快,快递费都要23元。

疫情政策刚调整的两个星期,要发快递的基本都是药和抗原。快递公司知道这个药是治救人的,因此网开一面。王平介绍,按照原来的规定,邮寄药品只能发陆运普通快递。药品是走不了航空(运输)的。从12月中旬开始,只要不是完全无法查明的液体和粉末,都能走,还会优先派发航空件。

职责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求医问药是很多人头的头等大事。连云港市开发区分局中云派出所的教导员陈喆发现,这一个月里警情量较往日减少许多,但送医求药等救

重启中 守卫日常

最近,李维从他的快递箱里,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2022年12月底的一天,他跑了13单同城快送,其中60%是文件。在此之前的一周,他的快递箱里装的还都是药品。这让他感到,熟悉的日常生活又回来了。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后,久违的轻松。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后,疫情防控政策开始调整。许多城市迎来感染潮,一些人病倒了,也有一些人拼力顶上去,支撑社会的运转。这些非常时期的坚守者被称为“天选打工人”,还有人说,哪有什么天选打工人,无非是用职责、敬业、担当、爱心为信念支撑的平凡普通人。

那些日子里,成都一位市民拨打12345热线,听到的是接线员嘶哑的声音。深圳一位患者发现,扎针的护士呼吸格外急促。人们最熟悉的快递,也面临一些不常见的状况要处理。减员带来的运力紧张,催着快递员不停奔跑。那些天,李维早上9点出门,回家最早也得晚上11点。他尽量减少和人接触,有时寄件人会把药品打包好,搁在单元门口或者鞋架上,打电话让他直接去那里拿。收件人则会打电话告知取件码,让他把药品挂在门把手上,他们也害怕接触。

每一单,他能获得比平时多一倍的酬劳。赚得多了,但一天骑车十几个小时特别累。天气也很冷,尤其是晚上。有时送单路上看见街边摊,李维会停下来抓紧吃一口,吃完了骑上车接着送。

但是现在他确信,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更让他高兴的是,电瓶车终于能骑进小区了,写字楼也能进了。他送快递时,不用再拎着东西一路小跑,这让他感觉,生活又重新轻松了一点。



1月2日,杭州西开往重庆北的D2273次列车,26岁的列车长李艾莲巡视车厢检查行李架。李艾莲是重庆人,做过列车员,如今是重庆客运段动车二队2023组列车长。胡鹏金/摄



1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经过一处人行天桥。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剑/摄



1月2日,北京地铁10号线三元桥车站改造工程施工现场,36岁的木工范二板在脚手架上铺木板。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剑/摄



1月3日,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站,中药房的药师在配药。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助类的警情明显增加,几乎占到了现有警情量的一半,这是之前没有过的情况。

2022年12月25日,陈喆带着一名辅警开车去了20公里外的市区,一片一片搜集对乙酰氨基酚片。他们穿着警服在门诊排队,跟药店老板协商:能不能多匀一点给我们这边的老百姓比较紧缺。有的药店给了三五颗,有的能给四五十颗。陈喆花了两天时间,跑了20几家药房和门诊,买到了200多片药。

他们把一部分药用纸杯分装,放在了派出所门口的桌子上,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发布消息,家里有老人小孩高烧,急需退烧药的,可以来免费自取。一个上午,药就被取完了,有人隔着派出所的大门朝里面喊谢谢。

还有一部分药需要上门去送。有两个高龄老人在家发烧,邻居帮忙报警找药。后来,老人身在外地的儿子打电话给派出所,由衷地表示感谢。

人手紧缺的时候,很多人的工作开始跨界、破圈。受疫情影响,2022年10月23日以来,共有来自杭州公交集团的90名司机驰援杭州市急救中心,经过专业培训后,驾驶120救护车。

有9年公交驾龄的司机潘益民是其中

一位。对于这位公交老司机来说,开救护车带来的最大不适应是,在经过三岔口(路口、缺口、岔口、人行横道)时,他总想减速,然后又迅速反应过来,应该在确保路况安全后加速通过,用最短时间到达目的地。

49岁的吴建高也第一批报名加入了120急救车队,并参加了心肺复苏、隔离服穿脱、抬担架、操作轮椅和平躺车等技术培训。他觉得,驾驶救护车,使用操作跟公交车完全是两样的。

除了驾驶车辆,吴建高还要承担起担架工的工作。有一次,吴建高和家属、女医生3人,足足花了20多分钟,把老人从6楼用软担架抬下来。有家属打110求助,说救护车来的人手不够,需要帮忙抬老人下楼,警察任海洋也当起担架工。

即使是普通人,也想在这个时候做点什么。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候,一份找床位紧急医疗信息表格在互联网流传。表格汇总了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现状,为亟须救治的新冠患者提供医疗信息。

在发出志愿者招募的20天内,该团队收到了近1600份申请,但最严重时,有近三分之二的志愿者被感染,人数最少时,找床位、紧急医疗信息表格的维护

者仅有4人,比正常所需的维护人数少了近20人。

3年来,他们在武汉、广州、西安、上海等地共发起了十余次疫情响应行动。本轮疫情中,他们还发起了“城市互助群”“制氧机漂流计划”等行动,以期促成民众之间的互助合作。有些事情是不能放弃的,我们需要看到有人继续坚持。团队负责人郝南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件该做的事,并没有什么高尚的。

补位

对于很多人来说,坚持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事。54岁的环卫工人张抱保和同事们一起清扫北京东直门内大街,他们按红绿灯划分自己的清洁路段。非常时期,每个环卫工人都把扫帚多伸一段,你多扫一段,我多扫一段,把他们没法扫的都扫了。他每天早上5点开始清扫,还要清理路边居民的生活垃圾,运到和平里西街,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

2022年12月以来,罗玉婷在北京语言大学就业办公室坚守了4周。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铃声几乎没有断的时

候。她经常是一边接电话,一边招呼来线下办理就业手续的学生。让她留在办公室的理由是,那么多学生等着办手续、定工作呢。不能因为老师不上班,就耽误学生的事情。

12月16日,罗玉婷出现感染症状。她庆幸,还好是周末,甚至在高烧中做完了一条公众号的就业信息推送。

还有很多人不得不临时补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教师李晨被划入了考研监考候补组。正值疫情暴发,考研监考的报名人数减少。学院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同事,晚上11点还在打电话联系监考老师。12月23日,考研前一天深夜,李晨收到了通知,他由候补转正,第二天就要去监考。

补位,是很多工作得以维系的秘密。厨师黄仁豪入职一家事业单位食堂的第二天,食堂就暂停了,此后,他的同事陆续感染,人最少的时候,只剩他和3位勤杂工在岗。那几天,单位100多人的三餐,几乎交到了他一个人手中。

他要在这个陌生的厨房超过几次摩擦,烧排骨时,灶台上的火扑上来,灼伤了半边脸。刀也不太随手,切菜时切到了手。此前



2022年12月31日,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医务人员,正在紧张救治新冠病毒感染危重病患者。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 中青网 温暖的身影 故事征集

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

网友@o0筒筒丹丹0o 我是古筝业余爱好者,有一次为了练琴,不得已将琴摆在了学校楼梯间。保洁阿姨看到后,担心琴放在楼梯间被损坏,说要帮我找个地方。她第一次找到一个角落,后来却发现那里没有灯。她说:没有灯,你一个女孩子晚上在那里练琴不安全。没过几天,我又遇到了那位阿姨,她把我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来来,你过来看,这里平时没人来,有灯,也不关门,你可以把琴放这里。被素不相识的人惦念,我的心融化了。

网友@HWH66 在医院工作的姐姐已经连轴转了好几个星期,看着她疲惫不堪的脸庞,我问她为什么不休息几天。她摇摇头:医院现在是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医护人员都坚持不下去了,病人又该怎么办?我的姐姐只是万千医护人员中的一员。这几年来,医护人员总是冲在一线,开辟出一条条生命之路,陪伴在我们身边,慢慢变好。(文字整理:程思 毕若旭 罗希 王军利)

在急诊室,争分夺秒 跨年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一迪 王焯捷 视频制作 王焯捷 周冠伶 黄英琪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急诊科,时间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存在。嘈杂的人群掩盖了很多声音,只有墙上的电子钟默默提示着时间的流逝。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输液器皿滴落的液体似乎比钟表滴答声更能标记这一年最后的时光。

相比时钟的规律运转,争分夺秒更适合形容急诊室里的节奏。医护人员穿梭在患者中,输液、换药、核对患者信息;诊室内的医生不停地敲击键盘,为患者录入病情、开具处方。他们默契地、一刻不停地维系着急诊室这个精密复杂的机器正常运转。

就像打仗一样。该院急诊科医生盛慧球在2022年12月28日感染新冠病毒,他只休息了1天,就回到了急诊室。那时,她还感到全身肌肉酸痛。

2022年12月7日,随着新十条的发布,疫情防控政策开始调整。上海市医疗系统开始应对一轮就诊高峰,急诊室成为迎战病毒的最前线。

高峰期、原本有基础疾病叠加的病人最难处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在此前接受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采访时表示,1600人次的急诊患者中有80%与新冠相关;65岁以上的脆弱人群占45%到50%。每天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占比约10%左右,绝大部分有基础病,或是老年人。

陈尔真表示,为迎接这波疫情冲击,瑞金医院扩大了急诊容量,从原来4个诊间扩大到8个,并抽调其他科室医务人员增援;把感染肺科大楼全部腾出,收治新冠患者,其中有重症监护室、亚重症病房和普通病房3类。目前每天收治患者达80名左右,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分类病房设置有很好的分流作用,减少了急诊患者滞留,让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得到更好救治。

急诊室里,一切努力都在为患者争取时间。对医生而言,则要将自己的康复时间压缩。瑞金医院内分泌科医生苏颀为说,很多医生将自己的康复时间从原来的7天、5天,压到了2-3天,基本都是白加黑5+2,每天工作12小时。

苏颀为从2022年12月18日开始到急诊值班,22日染病后又坚守了两天,直到24日高烧后才在家休息,4天后又返回继续工作。

能不全、血小板减少、消化道出血、心肌梗死、急性胰腺炎等常规急诊患者。让病人得到专科的救治,是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式之一。

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一直连轴转,在急救、重症一线,协调医护人员的配置和业务培训。毛恩强感染新冠病毒后只休息1天就带病返岗,由此继发了窦性心动过缓,他用药物顶着继续奋战在急救一线。仅31日当天,毛恩强就为患者做了200多个心电图,接近平时的10倍。

在收治大批重症病人同时,毛恩强发现急诊也存在一些医疗挤兑的问题。有些患者只是有点发烧或者心率加快的症状就来急诊就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会占用急诊有限的医疗资源,很容易导致真正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毛恩强说。

为了保障急诊的正常有序运转,瑞金医院从各个科室抽调骨干医生,将原来内科白班3个医生、夜班两个医生增设到白班5-6个医生、夜班3个医生,医生的力量相当于增加了100%,希望能齐心协力抵挡住这波疫情的冲击。苏颀为说。

输液室内以年长者居多。120多张输液椅基本被占满。一位女士细心看护着父亲,不时用手轻柔抚摸老人的额头。这个跨年夜是她在这里陪护的第四夜,她只希望父亲能平安度过难关、度过难关,父亲有多种基础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肾功能还在排查,需要24小时吸氧。这对父女2022年12月25日曾到该

院就诊,之后病情未见好转,12月28日来复诊后被留观。用医生的话来讲,这个病主要是靠自身的免疫力去抵抗,不论是挂水还是吸氧,都只是辅助作用,我们尽力做好就好。

对于急诊室而言,为了患者的生命,争分夺秒是常态。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急诊科的工作量达到平时的5倍。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负责统筹急诊抢救大厅的工作,急诊工作的压力让他们一直神经紧绷。2022年4月上海暴发的疫情中,仁济东院急诊是浦东新区唯一一家没有停诊的三甲医院急诊,承担了当时几乎所有浦东地区120转运来的急救任务。

特殊时期,为了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里尽力满足患者就诊需求,急诊科做了各种灵活变通和科学安排。白天和半夜相对来说人少一点,我在排班时就少安排人力,把充足的人员调配在晚饭后人最多的中班。仁济医院门诊急诊办公室负责人樊翊凌在感染楼5楼给医护人员留了几间房间作为休息室,凌晨的夜班是最累的,如果忙得过来,可以让两个人去休息,能睡两三个小时也是好的。

樊翊凌已经在医院办公室里打了好几天地铺,有时他会想起2022年4月在方舱的经历,那时候不也扛过来了吗?这一波也一定没问题,我们算见过大世面了,医护人员都有共识和觉悟,既然选择这个职业,就是生命至上、治病救人。

